

#### 编者按

若你老了,若你每天面对空荡荡的屋子,若你找不到聊天的人。如同城里那些孤独的“空巢”老人一样,精神生活的缺位也困扰着那些为儿女牺牲了自己幸福与自由的“老漂族”。父母身处异地心安何处?是时候了,让我们这些子女们为他们做些什么。我们必须为他们做些事了。

# 数万父母为儿女星城孤独“老漂”

## 独白:入城内心孤苦,回家难舍孩子 隐痛:老年抑郁症陡增 专家:需三方联动



10月30日,长沙市湘江北路,益阳来的张爹和蔡阿姨住在附近小区,拖着拖车出来购物。  
记者 龚磊 摄

#### 数据

### 长沙现老年人增长高峰 “老漂族”抑郁者多

2010年长沙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,长沙市55岁至59岁人口为41.89万人,60岁至64岁人口为32.56万人。未来5年,长沙也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。

湖南省脑科医院心身疾病科主任谌益华表示,近年来,该院每年都会有很多老年人因为抑郁症入院,其中,外地老年人约一半左右。“老年人孤独感增加,常觉得被家庭所忽视,家人缺乏关爱。”

#### 应对

### 三方联动,给“漂”一些快乐

湖南大学公共管理系的郭彬教授说,老人来到陌生城市必然会产生许多不适应,老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下降,很难融入新的社交环境。

目前,政府等相关部门对于“老漂族”的问题,关注相对较少,“老漂族”本不是当地人,对这类人群的管理就属于社会管理的新问题。“关键要形成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民众参与的格局。”

郭彬教授建议,民政部门应牵头,成立新型的关爱“老漂”的“老人之家”。“在西方,老年社区、老年公寓很完善。”郭教授说,而在中国,把老人送去敬老院近乎不孝。如何让“老漂族”、“空巢老人”在他们的老年之家过上幸福的生活,这是政府、各种社会组织需要研究的问题,也是解决老年人“流泪眼对流泪眼”的可供思考的途径。此外,郭教授建议,子女能在周末休息时多照顾孩子,让忙碌的老人有个休息。

#### 记者手记

### 停一分钟,想想父母

为了生活,不少年轻人选择在城中坚守,“压力山大”。

年迈的父母,却为了和子女团聚或照顾孙辈,离开故土,落脚异地。

不少子女为了尽孝道,希望父母能在城市中团聚。团聚之外,老人们在遭遇新生活环境的种种不适之外,还要忍受孤独和思乡的煎熬。

为子女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们,漂泊的晚年难言幸福。

亲爱的,此刻的你,不如停下手中的活,花一分钟时间想想,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父母“漂”得快乐一些,至少,别让他们在繁华的星城夜色中暗自流泪。

#### 互动

“老漂”,城市的一族,请继续说说他们的故事,如果有好的意见和建议,让“老漂”们在这个异乡的城市生活得幸福和舒心,请致电0731—84326110或@三湘都市报。

子女异乡打拼,本该落叶归根的他们,为和子女团聚或照顾孙辈,来到陌生城市,过上了漂泊的晚年生活。这就是“老漂族”。

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长沙常住人口7044118人,其中,65岁及以上老人共计636009人,占总人数的9.03%。在这些老人中“老漂族”的比例也越来越大。

■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顾潇青

#### 背井离乡

“老伴走后,做出来的饭自己都咽不下”

这几天,长沙降温。刘先贵穿着保安服,站在城南一小区门口引导进出车辆。来自益阳桃江的他,在同村人眼中,很有福气:三个子女大学毕业后,都在大城市安家,两老也不愁吃穿,被大女儿接到省城享福。

刘先贵的大女儿和女婿在长沙一国企上班,多年打拼,在长沙买了几套房。5年前,女儿女婿搬进阳光100小区,把刘先贵和老伴都接到了长沙。

刘先贵说,7岁的外孙女在星沙读书,生活学习都由他和老伴负责。

每天早上6时,刘先贵会步行20分钟,去几里外的小区买菜,老伴做好早餐后,他送外孙女去上学。一回来,两老就坐在家中,四目相对。

在桃江,刘先贵有空就去庄稼地里,或者料理院子里的几垄菜地,平时打点牌。在长沙,没有熟悉的菜地,也没人会玩家乡的“谷牌”。

两老住在星沙的市场里,里面多是创业青年,“想找个聊得来的人挺难。”

让他们苦恼的是,外孙女的课外作业,他们也无力辅导。“我和老伴都没什么文化,孩子很淘气,常常和我们对着干,讲什么都不听。”

前年春天,儿媳生了孩子,老伴去常德照料。刘先贵一个人在家,从未下过厨的他“做出来的饭自己都咽不下”。大女儿就把他接到了自己住的小区,还在附近小区给他找了份保安的工作,外孙女也转到了城区上学。从此,长沙和常德就成了老两口的常住地。

#### 城内难居

她逢人爱说“这个毛衣难得出来啊”,怎样出去,又原原本本地拎回来

10月31日下午,徐菊望着窗外瓦蓝的天空出神。在她的记忆里,这是收晚稻的季节,她家种了八九亩田,都是双季稻。往年这时,徐菊和丈夫天刚亮就来到庄稼地收稻谷,一口气干到中午。

今年八月,丈夫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,留下徐菊孤身一人。女儿不放心,便将她接到了身边。

徐菊和女儿居住在月湖公园周边一安置小区内,一套5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套间里,零散堆满了东西。

刚来长沙的日子对徐菊来说挺难,只读过小学、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的她,一不会说普通话,二也不习惯城里生活。“在乡下8点多就睡了,刚来那几天,觉得城市里吵死了,晚上11点车子还在叫个不停,根本睡不着。”做农活、不习惯早餐不吃饭,而是吃粉吃面吃包子。她老想着回家。

徐菊说,女儿孝顺,怕她念家,总是想方设法让她适应。女儿回来后,会带徐菊出去散步,陪她去看广场舞。徐菊慢慢地适应了,她甚至认识了小区里一个带孙的阿姨。她还会在院子里看别人打打牌,不亦乐乎。女儿担心她白天太无聊,买了毛线让她织衣。

房间里格外冷清,徐菊坐不住,天气好时,便提着装毛线的袋子出去。她逢人爱说“哎呀,这毛线太细了,这个毛衣难得出来啊”,怎样出去,又原原本本地拎回来。

一次闲扯时,她问女儿日记本里

的某人是谁,女儿生气了,“亲妈也不能随便翻女儿的东西。”徐菊默默地走了,下楼佯装散步,在楼下就哭了。

徐菊说,她得慢慢融入这座城市,陪在女儿身边,“找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,不给女儿添负担。”

#### 乡愁难舍

她还是更怀念村里老少聚在一起唠家常的场景

为和子女团聚,不喜欢城市的李娣也进城了。

儿子儿媳都在事业单位上班,孙女也顺利进入大学。2007年,儿子把她从洞口老家接到长沙的大房子里。刚来的时候,老人觉得一切都很好。

可是日子一久了,她便觉得不对劲了。“很多人每天都见到,很面熟,但聊天也就是打个招呼。”李娣说自己是个地道的农民,没什么文化,和小区里那些读书识字的老人有差距,相比,她还是更怀念村里老少聚在一起唠家常的场景。

李娣觉得自己融不进大城市,不会像年轻人那样讲究。刚来不久,她用水壶烧水然后放在桌上,儿子告诉她水壶很脏,要放在地上。有一次她看见家人把她的衣服分开来洗,心里更加郁闷。

即便在城里不愁吃、不愁穿,不用在田地里风吹日晒,李娣还是觉得村里的生活更好,自由一些。因为思念老家,来长沙这五年,她曾搬回去两次,最终因为舍不得孩子,回了长沙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)